大纲：一穿越女，被一家人骗着顶替了他们逃婚的女儿入宫，然后她一直在“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啥”的状态中度过了一生。

也许我到这本就没有为什么，更没有什么所谓的意义和使命，就像你随意把路边一块小石子踢进了河里，小石子想，天呐，居然还有飞到河里的操作，这个世界太奇妙了，可是为什么他会让我来到河里，是想让我干什么，为什么是我来到了河里而不是别的石子，我存在于河里的意义是什么，我应该做点什么吗？其实，一切本没有特殊的缘由，他只是刚好路过，只是刚好踢了一脚，却改变了那颗石子的命运，让石子疑惑了一生。

“都撤了吧，先温着，要是皇上来了，再拿出来。”

“诺。”

沐浴更衣，就寝。

青岚望着帐顶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“终于结束了。”

帝王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，就是禁果，一旦动了想要的念头，前方，便可能是无底深渊。前世她一直踽踽独行，靠天靠地靠自己，从不依托于谁，就算一度觉得这样很不好，她也没有办法打开自己的心理防线，照样对谁都好，对谁都客气，对谁，都不相信。也没有谁伤害过她，她只是看多了伤害，便不想被伤害。就像这样迷迷糊糊地进宫，迷迷糊糊地见到了皇帝，迷迷糊糊地受尽宠爱，但是，她却不敢任由自己去做什么。皇帝长得很好看，身上的味道很好闻，笑起来很好看，胸膛很舒服，说话很有意思，做事情更是出人意料，对她很好，这本会是让她喜欢的人，甚至可能会是深爱的人，但是她不敢。帝王对于她来说是陌生的，帝王之爱对她来说更是难以把控的，她怕，她遇到的他，是如传言中的帝王一般，或者就如普通人一般，喜新厌旧，若是她爱了，而有朝一日他不爱了，那该如何？她怕，她一旦爱了，便要去和别人争宠，变成自己所厌恶的样子。她怕，她自己没有那份能力，担起接收他的爱则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

但是呢，万一呢，穿越这种事都发生了，为什么不可能有别的惊喜再发生呢？但是说不定穿越耗光了所有的运气，是不可能再遇到这样的事的。不能将自己交到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上。

也许，也许她可以相信他，相信他的能力，相信他就是打破了次元壁的男主，可以护自己一世安宁？即使这样，那万一，自己不是女主呢？

就在这样的纠结犹豫中，今天，他终于不再来了，半年的彷徨迷惘，在此刻，终于得到了解答。尘埃终于落定了，之后，就可以过自己清闲的小日子了。

青岚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个世界的，没有车祸，没有坠崖，没有溺水，没有电击，等等，这么一想，穿越好像都挺惨的==两个世界的生活仿佛没有特别明显的边界，她只记得自己头疼欲裂，睁开眼便看见一个很舒服的姐姐，拿着毛巾坐在床边，笑着说，“你醒啦，怎么样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无论她说什么，青岚都不说话，只是一脸茫然地望着她，这房间的装饰，她的服饰，制式上看起来更偏汉朝，但是旁边站着的小姑娘穿的却是齐胸襦裙，青岚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穿到了哪个不知道名字的时空，还是哪个剧组的道具组没有常识。

然后青岚以穿越惯用借口——失忆，当做屏障，理所当然地解释她身上本该不合理东西。她醒来看到的那个“姐姐”，是正阳县县丞的夫人，也是她现在娘亲的手帕交，她现在年方十四，名为卿尘，这个名字怎么听怎么像个看破红尘的大师，也不知道这对父母是怎么想的，卿尘的父亲本来是正阳县知县，一个七品地方小官，恰逢去怀柔查案的钦差途经此地，牵扯进了一桩命案，他老爹愣是刚正不阿拒绝了王富商家的贿赂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断了这个案子，钦差对他颇为赏识，一纸上奏，就把他送到了大理寺正的位置，七品升五品，还是天子脚下，她老爹是高兴了，她就好死不死恰好撞上及笄，恰好又有选秀，而且选秀虽然是在明年，但是提前半年就要开始接受礼仪教导，也就是说，两个月前才到京城，下个月她就要被踢去皇宫了。据县丞夫人说，她爹赴任前，卿尘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，一直昏迷不醒，而她爹任期将至，就和她娘双双赴京，把她托付给了县丞一家。青岚不得不感叹要么就是这两家人真的已经好到不分彼此了，要么就是这卿尘太不受宠了，卿尘觉得是后者的可能性极大，不然怎么会她刚醒两天就急着送她入京，也不让她好好休息一下。

到京后青岚才发现，卿尘的父母只有她一个女儿，她娘每天过来嘘寒问暖，体贴得不得了，她爹倒是很少见，大概是个严父吧，这倒是让青岚很意外。

曾经以为自己坚如磐石，这种时候当然不能向恶势力低头，想办法不去！逃婚！就算去了也要让自己落选！不能落选也要拒绝皇帝！然而……都没有。青岚就乖乖地接收了婚前培训，乖乖地进宫，然后还当选了，一点点反抗都没有过，这其中，有对未知世界的恐惧，有对皇宫的好奇，更多的，青岚想，是自己本性里的懦弱吧。

声声鸟鸣从梦中传出，睁眼是从窗缝洒进的阳光，“呀，没有他我也可以睡得这么安稳啊”，青岚想，“这么看来，我还没有沦陷那么深。”完全没有意识到，她早上醒来最先想到的，也就一个他而已。

皇帝尚且年轻，并未立后，甚至连四妃都未立，而太后据说也常年在法华寺礼佛，因此青岚在这里可以说是相当自在了，当然除了皇帝在的时候。

早膳过后，青岚拿着小银剪小花锄就去了后院，养花，酿酒，女红，读书写字，弹琴吟诗，就如同她以前求而不得的理想生活一般，佳人在侧，衣食无忧，不再匆忙，不再有所追逐，但，她却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般安逸舒适。她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这个时代自然而然给人的一种拘束感，还是因为理想未竟，热血未冷，却不得不身陷于此，从而生出了一种被囚禁之感。

时已入秋，白露过后，早晨天气微凉，但木槿依旧盛开。青岚喜欢木槿，除了木槿花长得好看外，还因为她初中时候的同桌，在一个学期末，为她摘了一束纯白的木槿，从学校变压器旁边的木槿树上。青岚爱花，爱会努力生长的植物，更爱他们盛开的样子，然而，她却并不懂花，她不知花的习性，不知花得冷暖。她的后院花多，没有章法地将各种花种在一起，一些枯败一些盛放，显得杂乱不堪，她一会儿一个主意，把长得好好的花挖出来，种到别的地方去，总之，当她的花，就是受罪来的。

转眼午膳，吃着糖醋排骨，她想，这么久没运动，是不是该稍微节点食？在这里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运动，真是不爽，苦恼着又夹了块排骨。躺在葡萄架的小榻上，青岚睡过了整整一个下午。睁眼看着红霞映照下的太和殿，雄伟壮观，又那么遥远。

撤了晚膳，沐浴更衣，却睡意全无。“一天就这么过了啊。”青岚觉得前所未有地空虚，尽管以前，她的周末也常常这样度过，但是周末之后会是周一，会是一轮新的拼搏。然而现在，今天过后，明天还是如此。她不是一个能这样闲下来的人，总想做点什么，一直都在探寻着生命的意义，追逐着自己的价值，尽管这个世界常常让她迷茫，时而让她沮丧，偶尔让她愤怒，但是，从未像现在这般枯寂。拿着箫坐在台阶前，望着天边弯月，半点吹奏的兴趣都提不起来，她不知何处可去，不知何处可归。“身世浮沉雨打萍”，虽然比不上文天祥的凄惨，却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漂泊无依。

“皇上，时辰不早了，是否要歇息了？”大太监刘德全微俯着身子。

殿里的烛火晃了晃。

“嗯，也好。”曜帝从奏章中抬起头，烛火映照下，冷峻的面容也显得柔和了几分。刚放下手中的笔，刘德全便问道，“今晚皇上去哪宫啊，奴才这就去准备轿撵。”闻言，曜帝怔了怔，是了，昨日便没去怀清宫。“安庆宫。”“诺。”

初秋之夜，白日的余热散尽，阵阵凉风卷过安和道，刘德全不禁打了个哆嗦，侧头瞄了眼皇帝，斜倚在轿撵上，目视远方，看起来并未觉得冷，他便舒了口气，转头看了眼远处的怀清宫，又迅速收回了目光，褪去灯火的怀清宫，在黑暗中静静坐落，昨日之前的怀清宫，就如这宫里一颗耀眼的明珠，仿佛永远不会熄灭，不过一日之隔，它便兀自凄凉，没有一丝挣扎。不过这些感受都只是一瞬而已，历经两朝，他早已参透了这宫里的门道，兴荣衰败，对当事人都是大起大落，而对这座皇宫，不过如湖面上的一个小漩涡，转着转着就没了，湖面，平静依旧。

曜帝一直都不知道，夜晚是可以这么寂静的，极度寂静下，身旁人的呼吸声，值夜宫人的呼吸声，都显得那么聒噪。他突然觉得怀里仿佛空了似的，动了动手指，想要抱住什么，却只是烦躁地翻了个身。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他早就学会了隐忍与克制，即使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但只要理智告诉他不该，他便不会去想，去求，多年风雨，这仿佛已经是他的习惯了，只是这次，却不那么习惯了。

就这样过了月余，日复一日，仿佛都没有什么不同，吃饭，睡觉，种花，酿酒，看书，弹弹琴吹吹箫，习惯了聒噪，青岚总觉得自己想要追求点什么，可是在这深宫，在这个时代，她能追求什么呢，女子用尽全力，只为不行差踏错，平淡安稳地度过一生。

她上一世太过焦躁，焦躁到，已经失去了安静的能力，失去了欣赏身边景致的能力。以往的她，只想快，更快，好，更好，身处互联网的漩涡之中，那些灿烂辉煌太过诱人，她被牢牢吸住，或被迫或主动，自己旋转地越来越快，快到忘了自己的眩晕，忘了自己的勉强，忘了这世上还有岸。

而当她毫无预兆地被抛到岸上，她便开始迷茫，手足无措。哦不，其实，她一直都迷茫，一直都手足无措，只是被推着前进，只是被迫高速旋转。有时候她在想，自己曾经面对选择的时候，怎么没有好好选呢？啊，我也是有过机会的，只是，为什么当时没抓住呢。

青岚想，许是因这天气，自己才这般伤春悲秋吧，何况，离那个时候，已经很远很远了，既回不去，也无益于当下，自己，这是何苦呢。轻笑着摇摇头，仰头又灌了一口桂花酒。这桂花酒还是去年刚醒来的时候酿的，埋在自己院子里，头两日让知秋托她表哥，膳房采买的太监，带回宫里的。今日匀了一小壶尝着，嗯，该再埋埋。

想是卿尘这身子不太适应饮酒，不过半壶酒，青岚便觉得微醺了，半眯着眼抬头望了望，星河如瀑，虽不若她在青藏高原上看到的铺天盖地都是星星，但也委实值得人咧嘴一笑，不禁吟到，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

“这时节，爱妃如何看得到牵牛织女星？”青岚闻言敛了笑容，微眯着眼偏头望去，廊下一人长身玉立，站在灯笼的光芒下，看起来暖洋洋的，就是脸看不大真切，青岚使劲眨了眨眼说：“没看到，正找着呢。”想了想又举起了酒壶，笑着问道，“尝尝？”

那人一步步走近，轻嗅了嗅，问，“这桂花酒怎的这般浓郁？”“咦？竟然能闻出是桂花酒，看来我酿得也没有差太远。”

“你自己酿的？朕尝尝”

青岚依旧眯着眼，顺手把酒壶递去，那人愣了愣，还是接过了酒壶，微抿了一口，皱眉道“这味道却是不够清冽，你如何酿的？”

青岚一噘嘴，伸手便去夺了酒壶，“不爱喝就算了，这是我去年秋天埋的，唔，就是往酒里扔了几勺糖，扔了两捧桂花，然后封起来，埋起来，然后再挖出来，嗯，就可以喝啦！”

曜帝觉得自己仿佛有些腹痛，皱了皱眉，伸手又拿过酒壶，“这般酿酒之法你从何处学来的，也是不挑，竟喝了这么多了。我有更好的，想不想试试？”

“嗯。。。我也觉得这酒还没到喝的时候，该再埋埋，你那里有什么更好的啊？”

“来”曜帝伸手握住了青岚的手，稍一用力，青岚便跟着缓缓站了起来，曜帝将她拥入披风之中，向殿内走去，“天凉了，去屋里品酒更好。”青岚此时便觉得有些头晕了，“嗯，还能正常走路，我果然还没醉”，想着便碎碎念地说了出来，偏头抬眼看了看身旁人，“呀我竟然比你矮了这么多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呢。”顺势靠在了曜帝胸膛，“这样走路，真是省了不少力。”

真是奇怪，时间明明是一分一秒走到了现在，事情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到了这样，为什么人们总是会问，“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我们经受如此多的苦难？”